

中国古代婴戏

造型

王连海 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游戏图

节令游戏图

百子图

儿童形象集锦

吉祥寓意图



图

典

王连海 编著

中国古代嬰戏造型图典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婴戏造型图典/王连海编著. - 南昌:江西
美术出版社,1999.5

ISBN7-80580-605-5

I. 中… II. 王… III. 中国画:人物画-中国-
古代-图集 IV. J2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719 号

中国古代婴戏造型图典

王海连编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师大附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3.5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7-80580-605-5/J·567 定价:21.80 元

古代没有照相技术，全靠绘画表现生活情景、记录生活事象，凭借笔墨行之于世，流传至今。观赏分析这些图画就成为今人了解古事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美术史上，有一种专门表现儿童题材的绘画，通常叫做『婴戏图』。这一名称带有较强的夸张成分，是放大了儿童特征、约定俗成的名目。虽然在文献中也有『孩儿』、『孩童』、『小儿女』诸般提法，却总不如名以『婴儿』那么普遍。《历代名画记》说到唐代画家张萱时，就用了『好画妇女婴儿』的说法；《宣和画谱》也说他『又能写婴儿』；明朝人说起宋代苏汉臣时也说他『写婴儿，著色鲜润、体度如生』。事实上，古人所说的婴儿与今人的概念有所不同，其范围要宽泛得多，举凡婴儿、幼童、少年一概包括在内，所以，婴戏图实际上指的是儿童题材的图画与图案。

一、婴戏图的思想内容：婴戏图在中国美术史上已构成了题材固定的范畴，几乎与山水、人物、花鸟等题材并驾齐驱。长期以来，沿仍不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复杂的思想内容关联紧密。

首先，婴戏图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美术家对人性的理解。儿童天真烂漫的性情，代表着人类初生阶段的纯朴与真挚，这种美好的人性本色被纳入艺术的表现对象，是艺术家感悟人生的结果。严峻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不安全性，造成了精神上的紧张与疲倦，于是，儿童那种纯洁无邪、不设防卫的天然本色愈显珍贵难得，在艰辛与苦闷中挣扎的人们面对婴戏图时，都能获得由衷的轻松与暂时的休息。

其次，婴戏图大胆地颂扬了人类繁衍生息的信心。长期以来，家庭生产力的高下与氏族传承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多寡和繁衍周期的疾缓。名门望族的形成必须具备人丁兴旺的前提；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物质文化的改善更须依赖众多的人力。希冀子孙昌盛、后继有人的愿望就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正当理想。

再次，统治者一贯把人口资源的盈缺与疆土面积的大小视为评估基本国力的依据。人越多国力越强的观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多子的观念受到政府的怂恿，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婴戏图创作的繁荣。在明代定陵出土的孝端、孝靖两皇后的随葬物中，发现了两件精美华丽的刺绣夹袍，所绣图案均为『百子图』。每件绣有一百个小儿游戏嬉耍，生动可爱。同出的丝织品中又有多件婴戏图织花纹样。这说明，宫廷美术对多子观念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再其次，婴戏图的隐性含意中还包含了对男女情爱的赞美与祝愿。旧俗婚礼上常有馈赠婴戏图者；新婚夫妇的居室中更少不了婴儿图画。封建社会中，对男女情爱的歌颂与赞美缺乏直面精神，多借助春华秋实、榴开百子及婴戏图曲折含蓄地完成命题。婴戏图承担着讴歌爱情的使命。

二、婴戏图的历史沿革：儿童形象出现在美术作品中的时间很早，战国时期的玉佩、玉雕已有对儿童的刻画。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也有儿童形象出现。那时，墓葬壁画中的儿童形象已相当精彩，如两城山汉墓与陕北绥德贺家沟汉墓的壁画中各有一幅《母子图》，其中儿童形象的风格，可谓生动传神。已发现的三国时期吴国彩绘漆盘上的《童子对棍》，不论内容与形式均与后世婴戏图无异。这些出土文物中的儿童形象明证着婴戏图的源远流长。

唐代绘画作品传世虽少，却不乏对儿童形象的观照。《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均有小孩形象。虽然这两幅作品疑为‘宋人精摹’，但文献中对唐代画家所作的‘好画妇女婴儿’、‘又能写婴儿’等评价，均可旁证唐代画坛对‘婴儿’已十分重视，婴儿题材已成气候。长沙铜官窑址出土的唐代青釉‘孩儿壶’以及西安韦项墓中的石刻图画又说明：儿童形象在唐代工艺品的装饰纹样中已成为重要内容。

有论者认为两宋是婴戏图的鼎盛时期，所见极是。两宋的婴儿题材绘画已独立为专门的‘画科’，成长为美术史上的专门题材。大多数画家都曾涉及儿童形象，如祁序、李唐、阎次平、马远、李公麟、陈宗训等名家都有儿童题材的绘画传世或著录。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苏汉臣与李嵩。苏汉臣，开封人，宣和画院待诏，工道释人物，尤善写婴儿。传世婴戏图无不精妙，见诸著录者以七十幅论。李嵩，钱塘人，出身寒苦，后为宫廷画家李以顺养子，擅长人物且工界画，传世作品以《货郎图》最为著名，生动传神地描绘了乡间货郎与购物妇女、儿童的情状。

明清两代，绘画作品之外，民间木版年画、书籍插图版画及工艺品装饰纹样中的婴戏图更为繁盛。金工、雕刻、漆器、陶瓷、刺绣、纺织等各种材料、各种工艺的作品均大量使用了儿童形象。主题都与祈子纳福相关，其吉祥喜庆的命题，已经超过了对儿童生活的表现。至今，婴戏图仍广泛运用于各种民间美术作品之中。

三、婴戏图的艺术特色：婴戏图表现的主题，一律坚持正面的角度与肯定的态度，充分展示对生活与人性的赞美

之情。中国绘画史上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各类题材的作品或许担负着抒发忧闷、宣泄愤懑以至于揭露黑暗的使命，但婴戏图却决无否定情绪，总是以美好的命题出发，注重刻画孩子们天真、烂漫、稚嫩、娇憨的特征，努力营造光明、轻松的氛围，从而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审美理想。

婴戏图作者的审美志趣大多建立在美妙的情感基础之上。对孩子的怜爱、夸赞、珍视与庇护统统寄托于笔墨之中，跃然于画面之上。观赏者在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与启发的同时，对孩子们的责任与义务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强调。

绘画中的儿童形象尤以工笔一派最为典型。刻画细致、描染精工，对儿童的神情、性格有出色把握；玩具、背景亦毫无草率。画家们承继传统人物画的优秀技法，创作了一幅幅优美怡人的图景。

工艺美术作品装饰纹样的儿童形象，则以丰富多彩见长，调动各种材料、各种工艺的优势，表现儿童的活泼与生动。青花瓷器装饰纹样中的婴戏图尤为突出，不论瓶罐碗碟，还是壶尊杯盆，都广泛采用了婴儿嬉戏这一题材，或线描、或涂染，极尽变幻、无不精熟。明季青花瓷中的婴戏图有由繁入简之法。先是工笔描染一小儿，进而演为速写勾勒，最终竟变为类似文字符号的图形。这种现象反映了陶工对婴戏图的谙熟与热情；烂熟于心，灵通于笔方可有此神奇之作。

民间木版年画一向以地方特色见长，绵竹、凤翔、杨柳青、武强、平度、桃花坞，各有巧妙不同。稳定持久的地方特色，使各地婴戏图的风格丰富多变、异彩纷呈。

这本图集里，收有较多民间木版年画、民间陶瓷装饰纹样中的婴戏图，原因在于，这些形象与绘画相比毫不逊色！

王连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

王连海,男,北京市人,一九五二年三月出生。现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研究员、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当过兵,当过工人,一九七九年进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研究。著有《中国民间玩具简史》、《泥人》、《中国民间玩具造型图集》等书,曾参与《中国美术全集》、《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中国玩具丛书》等大型图书的撰稿、编辑工作,并在海内外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现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事、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儿童玩具协会常务理事等。



百子图

百子图集中反映了希冀子孙众多的观念。至迟在战国时期，这种观念已经形成。《庄子》中的『华封三祝』就记述了华封祝福帝王『多福多寿多男子』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多子的愿望一直是正当合理的积极理想。而在宋代，百子图的创作已经完成，辛弃疾的《鹧鸪天》已有『恰如翠幙高堂上，来看红衫百子图』之句。

标准的百子图是画一百个小男孩在一处，如《宋人名画》中的『百子嬉春图』、清代苏州年画中的『百子图』等均取此法。更多的是象征性作法，将若干小儿集于一幅，并无定数。不论人数多寡，只要形成小儿成群的景象即可命为百子图。

百子图意在极言子孙众多、家门兴旺，饱含着对美满福运的祈盼，因此，百子图总是充满喜庆与欢乐，图中小儿个个欢快活泼、生动可爱。

















